

## 多维解读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 《烧马棚》中的父子关系

刘 波<sup>1</sup>, 赵 硕<sup>1</sup>, 柳 娟<sup>2</sup>

(1.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29; 2. 西安体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8)

**摘 要:**父与子文学母题在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中反复出现。不同作品中的父子关系各有特点。这篇文章从父子关系的情感基础、父子对话模式、基督教文化等角度对《烧马棚》父子关系进行解读: 儿子萨蒂内心忠诚与反叛的较量贯穿父子关系发展始末; 父子对话模式表现为: 语言刺激反应链条断裂, 以言取效行为失败, 违背合作原则下的对话准则; 父子关系的原型影射耶稣与其门徒的关系, 有着强烈的宗教内涵。

**关键词:**烧马棚; 父子关系; 忠诚与反叛; 对话模式; 基督教文化

**中图分类号:** I 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2)02-0061-07

## A Multi-perspec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ather-son Relationship in a Yoknapatawpha Novel *Barn Burning*

LIU Bo<sup>1</sup>, ZHAO Shuo<sup>1</sup>, LIU Juan<sup>2</sup>

(1.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an 710129, China;

2. Xi'an Physical Education University, Xi'an 710068, China)

**Abstract:** The story of a father and son, the literary theme, is repeated in William Faulkner's Yoknapatawpha novels. However, the father-son relationships differ from work to work. The paper interprets the father-son relationship in *Barn Burning* from multi-perspectives, including the affection underlying the father-son relationship, their dialogue patterns, Christian culture and so on. To be specific, the conflicts between allegiance and treachery in Sarty's inner world penetrate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relation. The fracture of the stimulus-response chain occurs frequently in the father-son dialogues, which is known as the failure of perlocutionary act, and the violation of the conversational maxims governed by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Besides, based on prototype theory, the father-son relationship is alluded to that of Jesus Christ and his disciples with strong religious implications.

**Key words:** *Barn Burning*; father-son relationship; allegiance and treachery; dialogue pattern;

收稿日期: 2011-10-22

作者简介: 刘 波(1986-), 男, 河北保定人, 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外语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英语理论语言学、形式语言学、英美文学。

## Christian culture

“父与子”在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Yoknapatawpha)中反复出现并得到前所未有的挖掘和表现<sup>[1]</sup>。体现这一主题的作品主要有《喧哗与骚动》,《押沙龙! 押沙龙!》,《烧马棚》,等。《烧马棚》于1939年作为美国最佳短篇小说而获首届“欧亨利纪念奖”,被视为福克纳的最具代表性小说之一。小说的背景是:美国内战后,南方生产关系面临急剧调整,白人农民承受着物质、精神的双重冲击<sup>[2]</sup>。小说反映了父亲朴实、勇敢,直率,也揭露了他偏执、自私、狭隘、暴烈<sup>[3]</sup>。《烧马棚》分为六个部分:①父亲(阿伯纳)在心情不好时有烧地主家马棚的癖好。小儿子萨蒂多次目睹父亲的所作所为。在公正面前,迫于血缘关系,他不得不在法庭上做伪证;②一家人因官司离开当地,夜宿路边树林;③父子造访德斯·班少校庄园,父亲故意踩在马粪上,弄脏少校家的名贵地毯。④一家人忙于洗少校家的地毯,父亲却把损坏的地毯送了回去;⑤父亲被罚二十蒲式耳玉米,他向法官起诉,结果罚租减半;⑥当父亲再次去烧地主的马棚时,他出于阻止父亲非正义行为的目的,向地主家报了信。但是,地主残忍将父亲和跟随的哥哥杀害了。

本文运用文体学、语言学和原型理论,从父子关系发展、对话模式、文化寓意等角度探析了《烧马棚》父子关系,认为父子关系独具特色:首先,萨蒂内心忠诚与反叛的较量贯穿父子关系发展的始末:儿子与父亲的“被动”和“主动”合作,以及父子关系的终结;其次,父子对话方式异常表现为:语言刺激反应链条的断裂;以言取效行为的失败,以及违背合作原则下的对话准则;第三,父子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射《圣经》中耶稣与其门徒的行为(原型),父子关系有了浓厚的宗教色彩。

## 一、国内学者对这部小说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这部小说研究的不够深入。在

中国知网以“烧马棚”(Barn Burning)为查询关键词进行检索(不限发表时间),检索结果共有九条。研究内容涉及小说叙事视角<sup>[4]</sup>,主人公动作<sup>[5]</sup>,钱钟书悲剧观<sup>[6]</sup>,分析《烧马棚》和《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父亲形象<sup>[3]</sup>,从道义和血统角度解读萨蒂的形象,小说的功能文体解读,以及生产关系变革与阿伯纳烧马棚之间的关系<sup>[7]</sup>,等。通过分析这些检索文献,可得出:一、研究角度很少涉及文体学和语用。检索文献中只有一篇涉及功能文体学。在研究中,只有把语用学、文体学和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抓住文学交流的实质,使平直的东西立体化,使立体的东西更富有多面性<sup>[7]</sup>。二、缺乏社会角度研究(历史文化、生产发展、阶级立场等)。检索文献中只有一篇论文涉及社会生产关系,没有涉及救赎这一主题。救赎是福克纳小说的重要主题,福克纳不是用自己的作品去阐释这一基督教观念,而是借助基督教原型表现对美国南方乃至整个人类命运的哲学思考<sup>[8]</sup>。第三、相关检索文献大多数只研究父子的一方,很少研究父子双方,特别是父子关系。基于此,本文致力于借助文体学、语用学、原型理论来研究这部小说的父子关系模型,揭示其情感基础、对话模式和基督教内涵。

## 二、贯穿父子关系发展的红线

### 1. 与父亲的被动合作

透过萨蒂的心理活动,可看出:他与父亲的配合大多数是被迫的。在文章第一部分,关于其心理活动的直接描写有3处(译文):

他绝望地(*in despair*)思考着:我们的敌人(*enemy*),我们的,我的和他的!他是我的父亲!<sup>[9]</sup>

他再一次极度悲伤和绝望(*despair*)地想到:他想让我撒谎,我不得不那样做。<sup>[9]</sup>

敌人(*Enemy*)! 敌人(*Enemy*)!<sup>[9]</sup>

在文章第一部分,间接心理描写为3处(原文):

(审判前)... *from where he sat he could see the ranked shelves closed-packed with the solid, squat, dynamic shapes of tin cans whose labels his stomach read, not from the lettering which meant nothing to his mind but from the scarlet devils and the silver curve of fish...*<sup>[9]</sup>

(审判中)... *crouching, small for him, small and wiry like his father, in patched and faded jeans even too small for him, with straight, uncombed, brown hair and eyes gray and wild as storm scude...*<sup>[9]</sup>

(审判后) *But he could hear, and during those subsequent long seconds while there was absolutely no sound in the crowded little room save that of quiet and intent breathing it was as if he had swung outward at the end of a grape vine, over a ravine...*<sup>[9]</sup>

按照 Leech 和 Short 提出文体分析体系<sup>[11]</sup>,上述心理描写有着明显的文体特征。3处直接心理描写中,具有评估性的具体名词“enemy”出现了3次,抽象的感受名词“despair”出现了2次。爱憎分明的词语的多次使用体现出萨蒂对父亲的“忠诚”,甚至把任何可能给父亲带来伤害(哪怕是法律的制裁)的事物都视作敌人。但是在忠诚的背后隐藏着他的痛苦:他迫于父亲的压力,不得不隐瞒真相。在他看来,隐瞒真相就是忠诚,向法官说出实情就是背叛。

3处间接心理描写中,作者分别使用了长难复杂句,对事物的进行了前置和后置修饰。例如:对铝罐的外观描写用了三个形容词(solid, squat, dynamic),对父亲的头发也使用三个形容词(straight, uncombed, brown)。另外,使用的动词多为描述人心理状态和感受的事实性及物动词,如:see, read, hear等,这说明作者有意通过萨蒂的内心活动来展现小说的视角,使读者通过表面文字特征来进一步体会萨蒂的复杂心情。

那些镶嵌在各个长难句中的简单词与各个长难句本身也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折射出萨蒂在同父亲被动合作时内心的矛盾。作者越是这样凸显人物内心矛盾性,读者就越容易明白“忠诚与反叛”较量的激烈性。虽然萨蒂的愚忠维护了父亲,但伪证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这为后来他寻求摆脱这种罪恶感,劝说父亲重新做人埋下伏笔。

## 2. 与父亲的主动合作

除了与父亲被迫合作,他还主动维护父亲尊严,试图帮助父亲改过自新,即:与之主动合作。当父亲向法官诉说罚款不公时,萨蒂还没等父亲发话,就向法官哭喊道:“那不是他干的,他没有烧”<sup>[10]</sup>,父亲不让他插话,让他回到马车上,但是他却退到一边,听父亲和法官的谈话。这次父亲并没有强迫他站出来,然而他却出于本能主动在众人面前替父亲抱不平,这说明了无论父亲怎样对他,他还会在关键时刻维护父亲的言面。最后萨蒂的“告密”行为从表面上看是对父亲的背叛,导致了父亲和哥哥身死异处。实际上,他的“告密”行为也是出于保护父亲的目的,为了不让父亲继续去犯延续了十几年的错误,使父亲过上合法、幸福的生活,不再受处罚和到处漂泊之苦,自己也不用整天绝望和害怕地生活。这一点反映在以下两件事中:首先,当萨蒂初到德·斯班家时,这里的一切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文中有这样的描述:“他第一次看到这座房子,在那一刻,他忘记了他的父亲,恐惧和绝望”<sup>[9]</sup>,“在他的心里浮起一阵祥和与欢乐,他静静地想着”<sup>[9]</sup>,“他们离他很远,很安全,在这里人们的生活是祥和与尊严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他只不过是一只嗡嗡的马蜂:能叮人,使人疼痛一阵,仅此而已;祥和与尊严已控制了这里的牲口棚和牲口槽,(父亲)所策划的那团小小的火是多么的微不足道”<sup>[9]</sup>,“也许他也有同感,也许现在这会改变他,改变他的癖好”<sup>[9]</sup>。这强有力地说明了萨蒂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开始偏离“愚忠”出现“背叛”的萌芽,有了帮助父亲改变陋习的想法,但是这种

看似“背叛”的想法还是建立在对父亲的忠诚基础上的。其次,当父亲决定去烧德·斯班少校家的马棚时,萨蒂竭力阻止,主张先让一个黑人去报信,使事情发生得如往常一样,让农场主把牲口转移,这样父亲就不会给别人造成较大的损失。父亲不听,待父亲走后他便挣脱母亲的束缚,向少校家报了信。但是事与愿违,少校比以往农场主更凶狠,不但要抓他,还要杀了他父亲和兄长。他疯狂地跑去提醒父亲,可是太迟了。由此可见,萨蒂报信的目的是他不愿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破灭,使自己摆脱多年的压抑,更重要的是帮助父亲减轻罪行,不愿父亲再因犯罪而受处罚。

### 3. 父子关系的终结

从结局上看,虽然萨蒂行为直接导致了父亲的死亡(对父亲来说这是十足的背叛),但从他的行动(主动合作行为)的目的来看,这并不是他的初衷,他对父亲还是热爱的。萨蒂在树林中为自己行为的忏悔也说明了这一点。萨蒂内心忠诚与反叛的较量使父子的结局与福克纳其它有着与之相同文学母题小说中的父子结局有着明显的不同。比如:隔漠和仇恨成为这些父子关系的重要模式<sup>[1]</sup>,父与子的一方都是造成另一方死亡的真正元凶;其他同类作品中的父子的一方没有因另一方的死而悔悟,甚至没有丝毫觉醒。

## 三、父子对话模式及其解读

### 1. 父子对话模式的三个特征

虽然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是虚构的,但仍符合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的对话理论<sup>[11]</sup>。Wardhaugh认为“如果要有效果,它们一定是以人们心目中实际发生的对话为基础的。它们利用了我们对于男性和女性语言的固有看法<sup>[12]</sup>”。小说中的对话在一定程度上还推进着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即交流。因此通过研究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小说人物模型的构建。这部小说中的父子的对话(默不作声在这里看作一种特

殊的对话方式)共有12处,以下是《烧马棚》中父子之间的对话(译文)<sup>[9]</sup>:

(1)“回马车上。”父亲说。他于是从尾门上了马车。

(2)“你应该告诉他们。你本应该告诉他们。”他默不作声。

(3)“你就要成为一名顶天立地的汉子了。你应该开始懂事。懂得坚持你的血统……嗯?”……他只是站在那里。“回答我!”父亲命令道。“是。”他小声说。

(4)“跟我来。”

“我?”

“对。”他的父亲说,“就是你”。

(5)“您要骑马吗?”萨蒂说。

“不,把你的脚伸出来。”

(6)“您难道不想让我帮您?”他小声说道。他的父亲没有回答。

(7)“您不想骑马吗?”他低声说。“我们一起骑马。”(父亲说。)

(8)“爸爸!”他说。他的父亲看着他……

“您已经做的很好了!”他喊到,“如果他有不同的意见话,为什么他不等一下,然后告诉您怎么做?……”

“我让你把刀具放在那个仓库里,你照我的话做了没?”

“没有,父亲。”他说。

“还不赶快去!”

(9)“在场的人,有人承认吗?”父亲说,“回到马车上。”但是他没有……

(10)“把他们拴在阴凉处。”父亲命令道。他那样做了,然后返回来。

(11)“去马棚那儿,把我们的马车润滑油罐拿过来。”父亲说。他没有动。

“什么……”他喊道,“您想……”

“去拿油!”父亲说,“快去。”

(12)“难道您不派一个黑人去吗?”他喊道,“至少您以前是这样做的!”这次父亲并没揍他。

以上父子对话模式呈现出:言语“刺激反应

链条”的断裂,言语“取效行为”的失败,以及违反合作原则框架下的准则等特点。

第一,言语“刺激反应链条”的断裂。Bloomfield 在《语言论》中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语言学刺激反应公式: $S \rightarrow r \dots s \rightarrow R^{[13]}$ 。其中,S 代表外部刺激,r 代表言语的代替反映,s 代表言语的代替刺激,R 代表外部的实际反应,这里涉及两个系统:外部的刺激反应系统和内部的言语替代刺激反应系统。

按照语言学刺激反应理论,父亲的命令可视为他对现实生活(S 外部刺激)的言语代替反应(r),这一言语替代反应可转化为对萨蒂的言语的代替刺激(s),萨蒂对父亲命令的执行可看作在父亲言语刺激下做出的实际反应(R)。父子的前3次对话大多是父亲发出命令,儿子采取默认的态度或用只言片语来回答。父子的后8次对话与前几次有了较大的差异:儿子一反以前惟命是从的态度(如第4、9次对话),在对话中反客为主(如第5—7次对话),在支持和同情父亲正义行为的同时(如第8次对话),开始质疑父亲的言行,对于父亲荒谬的言行勇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第9—12次对话)。可见:在前3次的对话中,父亲的言语(命令)刺激萨蒂做出“忠实”的反应(行为);然而在后8次对话中,父亲的言语刺激引起了萨蒂的“反叛”的言语行为和动作,即:言语的刺激反应链条(模式)没有向先前一样延续下去。

第二,“以言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的失败。如果从 Austin 的言语行为理论来看,在父子前3次对话中,父亲的“言语”都取得了他想得到的效果:萨蒂无条件的执行他的命令,至少他没有公然违抗。比如:在第1次对话中,父亲让萨蒂回车上,他就马上上车了;在第2和第3次对话中,萨蒂只是默默听着父亲对的训斥(对他在法庭上表现的不满),没有丝毫反驳。然而,在父子的后8次对话中,父亲的“言语行为”没有取得满意效果,反而萨蒂出现“一反常态”的行为,不再盲目遵从父亲的命令。比如:在第4次对话

中,父亲说“跟我来”的时候,萨蒂没有像往常一样默不作声地跟上前去,而是反问道:“是我吗?”再如,第11次对话中,父亲让萨蒂把油罐拿过来时,他又表现出了迟疑:“什么……你想……”然而他的这些迟疑并不是父亲想要的结果。他的迟疑说明了他担心父亲又会拉着他去做什么坏事或者又会遭受父亲怎样的打骂,同时也说明了他有了自己的想法,并通过言语表现出来,试图阻止父亲非正义的行为。可见:父亲的言语命令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是受到了萨蒂的言语抵制。

第三,违反合作原则框架下的准则。如果从 Grice 的会话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sup>[14]</sup>来看,萨蒂的反应(回答)几乎没有一处符合合作原则的四个准则之一或部分(包括相应的次准则):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系准则,方式准则<sup>[14]</sup>。例如,在父子的1—3次对话中,萨蒂不是不回答父亲的问话(违反了质量准则),就是只言片语(违反了数量准则和方式准则),甚至所答非所问(如第三次对话,违反了关系准则)。然而在4—12次对话中体现出萨蒂的话语呈现增多的态势。同时也体现出他主动和父亲对话(如第4次对话),积极回答父亲的问题,甚至对父亲的行为有了自己的善恶评价标准(如在第8次对话,他认为父亲洗地毯已近尽力了)。反而,父亲却不断违反合作原则框架下的准则:不回答萨蒂的提问,所答非所问,破坏对话的继续展开(违反合作原则)。因此萨蒂的对话行为可以归结为:从违反合作原则以及相应的准则到遵守这一原则和准则。Grice 还认为交际的双方怀着一个共同愿望:相互理解、共同配合<sup>[7]</sup>。遵循合作原则就是遵循会话交际规约,书面交流虽然与口头交流不完全相同,但是涉及的合作码是一致的<sup>[7]</sup>。人们在会话中违反合作原则,实际上是在合作的前提下违反次准则,人们违反准则是特定交际事件的特定需要,即会话含义;任何形式的交流只有假设这种规定性的合作码的存在才能展开<sup>[8]</sup>。那么父子违反会话合作原则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 2. 父子对话模式的解读

以上父子对话模式的特点(异常)可用前景化来解释。Halliday认为前景化是有动因的突出,突出既可看作性质上的突出,也可看作数量的突出,但并非所有的突出都具有文体价值或被前景化<sup>[15]</sup>。某个突出的语言形式特征只有在情景语境中才起突出作用,才能产生文体效应<sup>[15]</sup>。前景化涉及文学作品的整体意义以及与意义相关的情景语境<sup>[16]</sup>。因此,话模式的异常(偏离)的理解依赖于情景语境。

父子对话模式的“偏离”最早见于第4次对话。而这次对话在文章出现在小说第四部分,即,萨蒂和父亲造访德斯班家之后。而萨蒂的思想,更确切地说,内心忠诚和反叛的角逐的重大转折点出现在来到德·斯班家后。因此,这些问题都可以从忠诚与反叛的抉择的角度来分析。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他所见的一切使他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开始偏离“愚忠”出现“背叛”的萌芽,试图帮助父亲改过自新,追求正义,幸福,和平的生活。内心忠诚和反叛的较量的结果必定会影响他的言语和表达。虽然在第10次对话中父亲发出命令,萨蒂仍采取默认的态度。然而此时他的默认态度与以前类似行为有着本质的不同:萨蒂只是绝对执行父亲的正确的命令。萨蒂思想的变化导致他不再盲目地听从父亲的命令,甚至违背父亲的命令,即:父亲的言语刺激不能使萨蒂产生像往常那样的言语或行为反应,也就导致了“刺激反应链条”的断裂。既然父亲的话对萨蒂不起作用,这也就暗示着父亲“以言取效行为”的失败。

父子违反会话合作原则仍可从以上角度来理解。萨蒂法庭上的心理活动说明了他内心忠诚和反叛的较量早就开始了,只是“忠诚”一直占了上风,但是迫于血缘观念特别是父亲的暴力行为,他忍气吞声,同时帮父亲作伪证这件事,一直刺痛着他的内心。因此,当父亲问起法庭上的事情(如前三次对话),他故意违背对话原则(特别是违反数量准则),采取听话、做事的麻木模式,

不愿听父亲的说教,回避或减少和父亲的直接交流的机会。后来,他的“反叛”占了主导,坚持自己的是非曲直标准,更重要的是,他试图帮助父亲改过自新,追求美好生活。因此他努力坚持和维护合作原则及其准则,本着感化和说服父亲的目的,逐渐增加同父亲对话的机会。相反,父亲一意孤行,不听劝告,不是转移、回避话题及直接多打断对话违背合作原则(如第8、9、11次对话)。

## 四、父子关系的原型

耶稣是福克纳运用最多的基督教原型。他用“魔幻变调”和“置换变形”两种方法,以作品中人物的经历和言行来影射基督,让读者产生联想,用象征隐喻的方式表现作品的主题<sup>[8]</sup>,当然这种影射并不都是直接的或完全对应的。《烧马棚》中的父子的经历和言行在一定程度上可类比基督和其门徒的某些言行,父子关系暗示耶稣和门徒的关系。

原罪。在福克纳的作品中的每一处都有基督教的原罪前提<sup>[8]</sup>。小说中的父亲有愤怒时烧别人马棚的癖好,而这一暴力非法的行为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甚至死亡。因此,他的十几年的陋习可视作他的原罪,也许他的死可看作一种赎罪或解脱方式。

火的意象。在基督教文化中,“火又是上帝惩罚人类的重要手段,上帝发怒时常用火烧人类,以此惩戒邪恶”<sup>[8]</sup>,同时“火又是净化的手段”<sup>[8]</sup>。虽然小说没有直接提到“火”,但是与火有关的事物暗示了火的意象。“烧马棚”这三个字和父亲烧马棚的行为暗示了火的意象,因为马棚通常不会自燃,必须用火去烧。而火的使用者正是父亲。因此,父亲烧马棚的行为可以影射上帝用火惩戒邪恶。

基督和他的门徒。父亲一怒之下,决定再次去烧马棚,他没有向往常一样派黑人去报信,然后转移牲口,而是要把牲口和马棚一同烧掉。

同时还命令妻子抓住想去报信的萨蒂。这说明父亲已经认识到这次行动是生死攸关的,知道萨蒂报信将破坏他的计划,出卖他。这一点正好影射了耶稣在受难之前,已经预感到灾难即将降临,并且知道谁要出卖他。无论是萨蒂还是犹大以前至少都“忠于”他们的长辈的。但从行动结果来看,犹大出卖耶稣,导致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萨蒂报信(尽管出于好意)导致了父亲死于枪下。萨蒂的“背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类似犹大的行为。因此,从“魔幻变调”的手法(魔幻变调是最简单的一种置换变形,即把某个原型惯常引起的道德联想颠倒过来)来看,萨蒂的“忠诚”与“反叛”在影射犹大的忠诚与反叛(尽管两者行为有着本质的不同)。

## 五、结 语

综上,《烧马棚》父子关系特点可归纳为:萨蒂内心忠诚与反叛的较量贯穿父子关系发展的始末;尽管对话模式呈现出:语言刺激反应链条断裂;以言取效行为失败,以及违背合作原则下的对话准则等特征,但是这些特征仍可以从萨蒂内心忠诚和反叛的较量来分析;此外,父子关系还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父子的关系影射耶稣和门徒的关系。福克纳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是深邃的、多维的,我们需要从语言学、文体学、基督教文化等多角度来挖掘其作品的内涵。

## 参 考 文 献

- [1]张淑媛. 隔膜与仇恨: 福克纳的父与子模式[J]. 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3): 51.
- [2]冯骥, 仇云龙. 一篇小说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变革[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6): 75-77.
- [3]龙跃. 忠诚与反叛[J].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1): 92-93.
- [4]张倩. 《烧马棚》叙事视角研究[J]. 文化研究, 2009 (12): 248-249.
- [5]琳达·T·普赖尔. 身势语: 福克纳《烧马棚》中主人公的动作[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7 (2): 35-37.
- [6]李雪生. 以钱钟书的悲剧观解读《烧马棚》[J]. 文学教育, 2010 (1): 39-40.
- [7]封宗信. 语用学、文体学与文学研究[J]. 国外文学, 1997 (3): 28, 30.
- [8]刘道全. 救赎: 福克纳小说的重要主题[J]. 国外文学, 1998 (3): 41.
- [9]福克纳. 烧马棚[M]//陶洁, 译. 美国文学选读.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166-179.
- [10]LEECH, G. N. & Short, and M. H. Style in Fiction: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 Pros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29.
- [11]唐莹. 对立下的“联解”: 对《霍华德庄园》的文体解读[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0(3): 77.
- [12]WARDHAUGH, R.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316.
- [13]BLOOMFIELD, L. Languag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22-27.
- [14]GRICE, H. P.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6-27.
- [15]HALLIDAY, M A K. Explorations in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 [16]吴显友. 前景化与文体分析[J]. 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2 (2): 89-90.